

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求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这年头,哪座城市如果没几个酒吧,可真有点儿out了。酒吧和霓虹灯一样,渲染着城市夜晚的万种风情。你可以不喜欢,可以不去,但妨碍不了酒吧在城市的街巷扎根开花。

灯光昏暗摇曳,人影婆娑迷离,鸡尾酒的色彩似乎变化无穷。一个烈焰红唇、借酒浇愁的女子身旁,出现了一位风度翩翩、端着酒杯的男子,他殷勤地搭话:小姐,这里有人吗?一场艳遇就此上演……影视剧里充斥着大量这样老套的故事。当

酒吧无故事

我和几个朋友开玩笑到酒吧寻找艳遇时,却发现酒吧里根本没有那么浪漫的故事。

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喧闹的酒吧,这里有戴了美瞳、画了浓厚眼影的靓女,有震耳欲聋的音乐,有摇曳不定的灯光,还有人造烟雾,就是看不到陌路男女的美丽艳遇,连陌生人之间的搭讪都很少。

背景音乐太嘈杂,大家说话都很费劲,这时候,投入地“享受”现场气氛是最佳选择。一名歌手登台歌唱,唱到兴奋处,他在几个粉丝的护卫下,高唱着绕场一周,很有些明星派头,其实他唱的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清。听说很多现在有名的歌手,早年都曾在深圳的酒吧驻唱过。不知这个派头十足的酒吧歌手,数年后能否红遍全国。

我们的小心脏受不了酒吧里的音乐,喝完所点的啤酒和鸡尾酒,就赶紧出来了。有过这次经历,我们再去时只找那些安静的酒吧。这类酒吧有点儿像咖啡屋,客人都坐在舒适的沙发里聊天。桌上的小台灯温暖别致,杯中饮品在灯光映衬下色彩很迷人,让人不忍多喝,我们边聊天边抿一小口。这种酒

吧里有不少老外,谁说老外都爱动不爱静?

今年7月,大学同窗在广州聚会。晚餐后我们意犹未尽,打车去了琶醍酒吧街。酒吧街在珠江边,找个露天的桌位,大家喝着鲜啤酒,啃着湖北同学带来的鸭脖,吹着珠江夜晚的暖风,聊着十多年前的校园往事,捎带猜骰子取乐。那种惬意致青春的感觉,或许只有在露天酒吧里才会有。

一个雨夜,我去了香港的兰桂坊酒吧街。兰桂坊在香港岛的半山区,街道逼仄,老旧的欧式建筑里开了很多酒吧。可能因为是雨夜,客人不多。我坐在一家酒吧绚丽的吧台前,让服务生开了一瓶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啤酒。酒吧里乐队演唱的都是英文歌,声音不大,不会影响人们聊天。过了一会儿,我觉得一个人坐在这里其实挺无聊,就喝完瓶中酒,匆匆溜走了。

酒吧,早已成为不少人休闲解压、会友聊天的时尚场所。洛阳老城在开发改造,栾川在搞山水旅游,不知能否开发出像丽江新华街、阳朔西街那样的酒吧街,以集聚更多人气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青青一株芹

上次说到栗子,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芹菜。杜甫有诗“盘剥白鸦谷口栗,饭煮青泥坊底芹”,盘里有栗,饭里有芹,布衣暖,菜根香,恬淡人生滋味长。据说章太炎见张伯驹时,就把此联用篆书写了相送。

在蔬菜中,芹菜实在是太美了,美得不像菜。青青一株芹,养在青瓦盆或水晶瓶里,半点不逊色于富贵竹,当狠狠心吃它时,常有“焚琴煮鹤”的不舍,可它为什么偏偏是菜呢?

它是《诗经》里的植物: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。”在琼瑶的小说《彩霞满天》里,女主角的名字就叫“殷采芹”,很有文艺范儿,她应该由林青霞来演,白衣长裙,眉峰如黛。我认识一个女孩儿,名叫“芹花”,她总嫌自己名字俗,我却觉得大雅。芹菜开花,薄薄一片白,云一样飘着,多美!

芹菜像极了一段青春时光,很嫩,一掐就流水,一碰就流泪。芹菜像美好的初恋——爱上你,是因为那天下午阳光很好,你穿了一件白衬衫。

我小时候,水边有许多野生水芹菜,深过膝盖,牵一根而动全棵,一会儿就能采一箩筐。那是水芹,用面拌拌蒸了吃,或者放红椒丝爆炒,别样的香。

现在市场上有西芹和香芹卖。西芹可做西芹百合、西芹拌核桃,筋少,脆;香芹纤维多,香味热烈,用来炒肉更妙。我很喜欢香芹,管它叫“笨芹”,笨芹炒笨猪肉,越笨的东西越有味。西芹香芹一起打汁喝了降三高,我周围许多老人都在喝。我同学是豫东人,他们家乡吃一种“芹菜泥”:把芹菜茎放在石臼里捣烂,浇点儿蒜汁即可。

我平时用芹菜做罗宋汤。将番茄酱炒一下,倒入芹菜、洋葱丝、番茄碎,加滚水煮,放盐,色泽红艳,是一道靓汤,喝了还能瘦身。有一回,外地来一朋友,我做此汤给她喝,她说,看这红艳艳的颜色就不敢喝。可是她尝一口后,就三下五除二,风卷残云,喝完汤还追问:“尚有否?”

好吃的芹菜,据说在湖北叫“云梦之芹”。古代的湖北唤作云梦,那里水汽氤氲,“汽蒸云梦泽”,芹菜也香。

苏东坡谪居楚地期间,于瓦砾中发现了他在家乡爱吃的芹菜,于是做了一道思乡菜。取斑鸠胸脯肉,切成丝入猪油锅,用旺火炒至半熟,再放入芹菜段,加盐,下酱油拌炒。这道菜现在叫“东坡春鸠脍”。

芹菜虽香,但也有人不爱吃。据说最初吃到芹菜的人,感觉芹菜非常好吃,连忙献给一个富人。此富人吃后,竟感觉“蜇于口,惨于腹”,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词——“献芹”,谦称赠人的礼品菲薄,或所提的建议浅陋。

可见,口味是很个性化的东西,你喜欢的东西,我未必喜欢,我有献芹心,却不一定有爱芹的人。我说芹菜美如花,你说它是豆腐渣,世上事,口味和审美都没有标准,难见高低贵贱,亦不能强加于人。

【建微知著】



■ 孙建邦

50后,洛阳市文联副调研员、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。从写杂文开始,渐向小说、纪实文学扩展。自诩为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研究者。

《西游记》中的菩萨不是正义的化身,妖精也不是邪恶的象征。菩萨与妖精的转化,常在一念之间完成。吴承恩借观音菩萨之口,道出了他笔下的菩萨(神佛)与妖精的关系。

观音院金池长老贪图唐僧袈裟,听从小和尚之计,夜间纵火欲烧死唐僧师徒。金池长老的老朋友熊罴怪趁火打劫,盗走了袈裟。孙悟空请观音协助追讨。

途中,孙悟空遇到熊罴怪的朋友——苍狼成精变成的道人凌虚子,他正要去给熊罴怪祝

菩萨、妖精,总是一念

寿。孙悟空打死凌虚子,让观音假冒凌虚子,他变成一粒仙丹作为寿礼,让观音“去与那妖上寿……待那妖一口吞之,老孙便于中取事”。观音知道“那怪物有许多神通”,只得依孙悟空之计行事。观音变成凌虚子模样,孙悟空一看,乐不可支道:“妙啊!妙啊!还是妖精菩萨,还是菩萨妖精?”观音也笑道:“悟空,菩萨、妖精,总是一念;若论本来,皆属无有。”

收服了沙悟净,完成了取经队伍的组建,观音就组织普贤、文殊两位菩萨,拉上黎山老母,变成四个美女,对唐僧师徒进行“试禅心”考察。这实际上是个美人计。在唐僧师徒中,唯有猪八戒好色。然而,能撒下娇妻“戴罪修行”,也说明猪八戒是把取经之事看成第一要务的。观音等四位应该属于佛界德高望重的人,而在行美人计,以巨额财富和绝色美色,极尽勾引男人之能事,硬是让猪八戒中了圈套。菩萨这种做法与妖精们有什么区别?

著名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,本是给太上老君看金炉、银炉的童子。观音菩萨三次向太上老君求借,让两个童子变为妖魔,盘踞平顶山,专门与唐僧

师徒作对;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子,是如来指示派往乌鸡国的,入宫骗取信任后,杀死国王做了三年假皇帝;在弥勒佛身边司磬的黄眉童子下界为妖,专在西行路上与孙悟空较劲,准备打死唐僧师徒后,自己“去见如来取经,果正中华”;观音菩萨坐骑金毛吼下凡为妖(赛太岁),强逼紫金国王献出皇后,并连年强索宫女玩弄;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与普贤菩萨坐骑(象王)、如来佛舅舅大鹏纠合,捉拿唐僧师徒。这几拨儿妖魔为非做歹,或为佛界高层支使,或是对佛界高层之“念”心领神会,自行下界为妖,而且都无比狠毒。

佛界高层有意安排、鼓动妖魔向唐僧师徒发难,各路妖魔也乘机纷纷出动。耐不住寂寞的道家大仙及宠物也接连下界为妖,无宗无门的妖魔也相继出来逞凶,这才形成了西天路上妖魔鬼怪舞蹁跹的大势。否则,哪来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“八十一难”?

“菩萨、妖精,总是一念;若论本来,皆属无有。”研究《西游记》各路妖魔的来路,须细品观音菩萨斯言。菩萨就是妖魔,妖魔也是菩萨;世上本无妖魔,全因菩萨一念。